

# 中国茶叶与近代荷兰饮茶习俗<sup>\*①</sup>

刘 勇

**摘 要：**中国茶叶于 17 世纪早期首次由荷兰人引入欧洲，从 18 世纪初期开始主宰荷兰对华贸易，直至 19 世纪 40 年代。在荷兰，最初仅可从药铺获得茶叶，作为治疗当地多种疾病的优良药草，其药性受到绝大多数专业人士的赞扬，但同时也引来部分人的反对。由于有识之士的大力推荐，饮茶有益论逐步被荷兰大众认同，售价不断下降的茶叶逐渐成为荷兰人的日常饮料，由专营或兼营店铺出售，而从一开始就被视为高尚消遣的饮茶习俗也自上而下地在荷兰各阶层中得到广泛普及。饮茶习俗普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之一，就是丰富了近代荷兰人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茶叶 荷兰 饮茶习俗

近代世界历史是一个大变动大转折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海道大通，全球市场逐渐形成。其间，东西方最直接、最经常的接触是通过贸易。在此基础上，东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相互交融与碰撞，影响深远。具体就中西方交往而言，则尤为突出，无论贸易往来还是文化交流，在整个东西方交往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总体来看，在 19 世纪初之前，西方在贸易和文化上从中国得到的远比它给予中国的要多。兴起于 17 世纪、在 18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直到 19 世纪以来才逐渐消退的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现象，则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一点。曾长时间风靡欧洲的这一中国风尚体现在当时几乎整个欧洲社会中，并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等。<sup>①</sup> 其中，许多内容都与当时受欧洲民众日渐喜爱和追崇的饮茶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7 世纪早期，中国茶叶首次由荷兰人引入欧洲。此后，茶叶在中欧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后在 18 世纪初至 19 世纪 40 年代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甚至左右了该贸易，成为其生命线。从最初完全被当作稀奇物种引入到最终成为大众饮料而流行，中国茶叶深刻影响了近代欧洲一些国

①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史研究”（11YJC770033）的阶段性成果。承蒙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在此深表谢意！

① 所谓“中国风”，即中国或中华文化的风格或风尚，是建立在中国或东方传统文化基础上，以中国元素为表现手段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艺术形式。有关近代欧洲“中国风”的论述，参见 Eleanor von Erdberg, *Chinese Influence on European Garden Structur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John Murray, 1961; Madeleine Jarry, *Chinoiserie: Chinese Influence on European Decorative Art 17<sup>th</sup> and 18<sup>th</sup> Centuries*, New York: Vendome Press, 1981; Dawn Jacobson, *Chinoiseri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9.

家民众的社会生活，这在欧洲饮茶先驱者——荷兰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关于中国茶叶对近代荷兰饮茶习俗的影响，学术界一直以来研究极少。<sup>①</sup> 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荷兰史料和文献的综合分析，就该问题展开讨论。在简略叙述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发展历程后，拟将重点讨论的内容涉及如下方面：首先，解释茶叶最初为什么会被视为一种稀奇药草受到荷兰人欢迎，又是如何被用作治病良药；其次，分析茶叶如何自上而下地被荷兰各阶层民众所接受，逐渐成为一种日常饮料而流行全国；再次，描述遍布荷兰各城镇销售茶叶的专营或兼营店铺如何运营以及不同时期的茶叶税如何被征收；最后，介绍茶叶如何在近代荷兰人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其特有影响。

## 一、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发展历程

亚洲是荷兰海外贸易的主要地区。东西方新航路开辟后，欧亚海上贸易由间接转为直接，西方海上势力纷纷东来。与葡萄牙、西班牙相比，荷兰在亚洲贸易上要迟一个世纪左右。为了增强在亚洲贸易中的对外竞争力，同时避免国内海贸商人间的矛盾内耗，1602年3月20日，荷兰联合七省共和国（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Provinciën，俗称荷兰共和国）议会颁布法令，批准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豪恩（Hoorn）、恩克赫伊曾（Enkhuizen）、鹿特丹（Rotterdam）、代尔夫特（Delft）、米德尔堡（Middelburg）等沿海六城市商人先前各自设立的东印度公司合并成立为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缩写为VOC，下称“荷印公司”），其最高管理领导层“十七绅士”（Heren XVII）负责对公司进行全权管理。<sup>②</sup> 荷印公司的成立，标志着荷兰最终确立了统一的亚洲贸易组织，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有效能的组织系统。随后，荷兰亚洲贸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很快超越了葡、西，成为亚洲海域最大的西方贸易力量，而对华贸易则成为其重要部分。

1610年左右，荷印公司率先将茶叶从中国和日本引入欧洲。<sup>③</sup> 虽然此后一百多年里荷兰对华贸易基本集中于丝织品、瓷器等，但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相比而言荷兰仍是西方最大的茶叶贩运国。荷兰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除自身消费外，还贩卖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自18世纪初开始，因欧洲人已习惯饮茶，茶叶逐渐成为其重要的日常消费品。作为重要商品，茶叶在对华贸易中的价值更加受到“十七绅士”的重视。与此同时，荷兰对日茶叶贸易迅速衰败，中国于是成为其唯一的茶叶进口来源地。<sup>④</sup> 茶叶从最初的富人奢侈消费品，逐渐转变为一种

① 值得一提的，一是美国人威廉·乌克斯（William H. Ukers）的《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其有关近代荷兰饮茶习俗不足千字的介绍，对本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二是荷兰人约·莫伦（Joh. R. ter Molen）专为博物馆有关茶叶在荷兰使用历史的展览而编撰的《茶叶专题》（*Thema thee: De geschiedenis van De thee en het theegebruik in Nederland*, Rotterdam: Museum Boymans-Van Beuningen, 1978），它对围绕茶叶的诸多方面都有所提及，但缺乏系统深入的学术性论述以及对原始资料的细致分析，这也正是本研究力争补缺之处。

② Willem P. Groeneveldt, *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De eerste bemoeiingen om den handel in China en de vestiging in de Pescadores (1610-1624)*, 's-Gravenhage: Nijhoff, 1898, pp. 14-34; Femme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Expansion and Decline*, Zutphen: Walburg Pers, 2003, pp. 20-29;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1757-1781*, Leiden: Brill, 2007, p. 120.

③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vol. I, p. 28; Eelco Hesse, *Thee: De oogleden van Bodhidharma*, Amsterdam: Bert Bakker, 1977, p. 7.

④ 中国作为世界茶叶市场唯一货源地的地位自18世纪初一直保持到19世纪40年代。从1830年开始，

大众家常饮料。因意识到欧洲人对茶叶的痴迷以及茶叶在中欧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荷印公司决定加强对华贸易,茶叶一跃成为其大宗进口商品。

直至18世纪20年代,荷印公司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下称“巴城”)购买中国帆船从广州、厦门、宁波输入的商品。<sup>①</sup>随着茶叶进口需求的快速增长及对其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十七绅士”对此贸易方式的缺陷越发不满。18世纪前十年就设法开通了欧洲与广州定期直航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下称“英印公司”),更是让其感受到强烈的竞争压力。荷印公司绕经巴城的对华贸易除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将茶叶中转运回欧洲外,巴城的茶叶供应既不连续也不可靠,茶叶价格波动不断,且所购茶叶早已不再新鲜。所有这些因素迫使“十七绅士”重新考虑对华贸易政策,并于1729年正式开通对华商贸直航。<sup>②</sup>

随后的岁月里,由于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成立东印度公司展开对华贸易,荷印公司的中国茶叶出口利润不断下降。但是,荷印公司自1729年组船直航广州贸易,在几乎整个18世纪不仅将中国茶叶带入荷兰,同时通过种种途径将其转卖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在1729—1794年间,荷印公司对华贸易的经营方式因为茶叶而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动:1729—1734年“十七绅士”直接监管荷兰—广州直航贸易;1735—1756年巴城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Gouverneur-Generaal en Raad van Indië)受权掌管巴城—广州—荷兰转口贸易;1757—1794年,“十七绅士”设立专门机构“中国委员会”(Chinasche Commissie)掌管荷兰—广州直航贸易。在这65年里,茶叶成为荷印公司对华贸易的生命线,占据了荷印公司在华采购总额的70%左右。<sup>③</sup>为了确保茶叶质量,荷印公司甚至于50年代初开始从本土向广州派遣“品茶师”以鉴定茶叶的优劣。<sup>④</sup>

比较而言,1757—1794年为该贸易以固定经营方式维持时间最久最成功的发展阶段,而其中1757—1781年更是其“黄金时代”。此“黄金时代”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sup>⑤</sup>首先,为了更加灵活有效地管理对华贸易,1756年成立的中国委员会以全权管理的方式经营对华

① 荷兰和英国先后在爪哇、印度及锡兰等地试种茶叶成功。这些茶叶种植地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向世界茶叶市场提供廉价的货源,而中国茶叶出口量随后急剧下滑。Bierens de Haan, *Memorie Boek van Pakhuismeesteren van de thee te Amsterdam 1818-1918, en de Nederlandsche theehandel in den loop der tijden*, Amsterdam: J. H. De Bussy, 1918, pp. 130-155;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Reports on the Tea and Tobacco Industries in India*, London: George Edward Eyre and William Spottiswoode, 1874, pp. 13-14; R. Jayaraman, *Caste Continuities in Ceylon: A Stud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ree Tea Plantations*, Bombay: Popular Prakashan, 1975, pp. 12-13.

②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Leiden: KITLV, 1986, p. 97; 包乐史:《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庄国土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4—151页。

③ Johannes de Hullu, “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he Compagnie in de eerste dertig jaar van de 18<sup>e</sup> eeuw,” in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dl. 73, Leiden: KITLV, 1917, pp. 60-69.

④ Christiaan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pp. 21-45, 77, 217-220;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pp. 2-5.

⑤ 为了将相似品种的茶叶归类、控制好茶叶质量,使其符合欧洲消费者口味,需要掌握大量专业知识和经验并拥有特别出众味觉的“品茶师”工作十分重要。“品茶师”一般以固定用语描述品茶结果,如“味醇”、“味香”、“味浓”、“味淡”及“味浅”,以此作为定价标准。相关详细描述,参见 Joh R. ter Molen, *Thema thee*; Christiaan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pp. 30, 78.

⑥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pp. 145-149.

贸易,在荷印公司机构范畴内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部分。这一在近半个世纪内专注于单一地区单一商品的贸易,在荷印公司走向衰落的大背景下成为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功。其次,荷兰人充分利用了英、法等国为争夺全球殖民地和欧洲霸权而爆发的七年战争(1756—1763)所提供的有利时机,以中立国身份大力拓展商业、金融和对外贸易。接着,18世纪荷兰人口所呈现的稳定增长趋势对茶叶消费至关重要,且同时期荷兰消费大众的购买能力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稳步提升。此外,直至19世纪30年代,广州口岸始终以持续增加的供应量满足着西方对茶叶的需求。该供求的良性增长保证了茶叶贸易的稳定发展,并促使茶叶价格的下降。至于“黄金时代”终结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因荷兰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期间向殖民地提供援助,英国对荷兰宣战,第四次荷英战争(1780—1784)爆发。战争期间,荷兰无船驶抵广州,其对华贸易被迫停顿。其二,荷兰及欧洲其他国家向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严重损害了英印公司及国内茶叶经销商的利益,最终迫使英国1784年通过《折抵法案》(Commutation Act of 1784),以禁止走私茶叶的输入。<sup>①</sup>英印公司向国内输入茶叶的专营权因此得到增强,英国的茶叶进口税从100%降至12.5%,使得一直将英国视为最重要国外客户的荷印公司遭受沉重打击。该法案的颁布,是英国政府在外贸政策和法律手段方面对荷兰等茶叶走私国的强烈回应,成为英国近代茶叶贸易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sup>②</sup>

在18世纪90年代初的荷兰,除荷印公司拍卖销售茶叶外,还有许多国内投机商的茶叶以及别国违禁进口的相当一部分茶叶被私下出售。为保障荷印公司的商业利益,荷兰政府1791年颁布法令,授予该公司在荷兰境内茶叶专卖垄断权。<sup>③</sup>1794年,荷印公司破产。两年后,荷印公司被国有化,取代“十七绅士”职能的“东印度商业及领地事务委员会”(Committee tot de zaken van den Oost Indischen Handel en Bezittingen)重新从政府获得茶叶进口垄断权,这是因为荷兰人担心引入自由贸易将导致极具竞争力的美国人与英国人一道严重威胁荷兰的茶叶贸易。法国占领荷兰期间(1810—1813),中国茶叶的进口停顿下来,但荷兰人在恢复国家独立后很快又整顿恢复了该贸易。当时荷兰政府规定,输入的茶叶一半交由政府组织的官方拍卖会销售。此后不久,荷兰商人又认为政府的干预有违自由贸易精神,因此1817年向政府争取到了自由输入茶叶的许可。<sup>④</sup>1817—1824年间没有荷兰船到广州贸易,1825年后荷兰每年均有商船到广州,但在广州外销茶贸易中开始变得微不足道,而荷兰驻广州领事馆也于1840年关闭。<sup>⑤</sup>

就中荷贸易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而言,荷兰输入中国的商品由两部分组成:铸银、铅块、布匹等来自荷兰,锡、胡椒、苏木及其他热带货物来自荷属东印度。反之,茶叶成为荷兰人在广州的首要采购对象,其次才为丝织品、瓷器及其他各类商品。事实上,荷兰对华贸易为商品交往能力极不平衡的“单边性”(unilateral)贸易,即以单纯购买为主的贸易。荷兰商品的出口从

①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pp. 149-152.

② Hoh-cheung Mui and H. Lorna Mui, "The Commutation Act and the Tea Trade in Britain 1784-1793,"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 no. 2, 1963, p. 234.

③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pp. 124, 172.

④ Franklin Jan Aart Broeze, "Het einde van de Nederlandse theehandel op China," in *Economische-en Sociaal-Historisch Jaarboek*, dl. 34,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71, pp. 135, 147; Els van Eyck van Heslinga, *Van Compagnie naar koopvaardij. De scheepvaartverbinding van de Bataafse Republiek met de koloniën in Azië 1795-1806*, Amsterdam: De Bataafsche Leeuw, 1988, pp. 147-162.

⑤ Hosea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04, 123, 145, 162, 185, 223, 253, 325, 340; Christiaan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p. 45.

未成为贸易的主流,白银才是荷方效能最大的交换手段。荷印公司如同购买商品的顾客,而广州则是他们的购物市场,此贸易加剧了荷兰贵金属的外流。<sup>①</sup> 由于茶叶、瓷器等是西方商人固定的进口商品,有稳定的市场需求,他们往往采取提前定货方式,以获取符合其要求、数量充足的商品,从而使茶叶、瓷器等商品具备了期货的性质。<sup>②</sup>

海外贸易对于荷兰的长远意义不仅仅在于巨额商业利润的获取,同时也在于因大批海外商品的涌入而形成的经济挑战和机遇。<sup>③</sup> 毋庸置疑,瓷器、丝织品、砂糖贸易为荷兰近代陶瓷、丝织、制糖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就茶叶而言,因其饮用前无须再深加工,与荷兰近代工业生产之间很难形成巨大的连锁反应,因而茶叶贸易对后者的直接推动力难以与瓷器、丝织品、砂糖贸易相提并论。当然,如果考虑到19世纪后期出现茶叶包装生产厂这一客观事实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肯定茶叶贸易对近代荷兰工业化的促进作用。至少来讲,当时茶叶包装生产厂里的茶叶包装流程已经出现了机械化、规模化作业。

## 二、茶叶——荷兰人的医病良药

17世纪早期,荷兰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游记或其他出版物都已对茶叶在这两个国家的用途有所记载,并指出茶叶可作为药用,以治疗在荷兰同样存在的精神忧郁、流泪、弱视等各类疾病,有利于人体健康,使民众少病长寿。<sup>④</sup> 此后,茶叶的医药特性被许多专业人士高度重视,但同时也受到部分人的强烈质疑。

许多在亚洲生活过的荷印公司殖民官员、医生、水手及牧师等成为最早接触茶叶的人群。他们在巴城几乎每天都有机会看到当地华人如何饮茶。<sup>⑤</sup> 其中一些人对饮茶习俗持肯定态度,通过各类论著宣传茶叶对人体健康的益处。作为内科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在巴达维亚工作过的雅各布斯·邦迪尤斯(Jacobus Bontius)博士,曾在1658年以一种可具科学操作性的方式描述过茶叶的优良药性。<sup>⑥</sup> 此外,前荷印殖民官员菲利普斯·包道斯(Philippus Baldaeus)也于1672年著书提出,饮茶不仅使那些有此嗜好的亚洲居民有效地抵御了多种疾病,同样也可以为荷兰人所用,因为荷兰潮湿而多雨雾,这使得一些荷兰人患有胸膜炎、痛风、脚疾、头痛、精神抑郁、便秘、结石、轻度恶心、无精打采、坏血和麻痹、热病及其他恶性疾病,而茶叶则是一种可很好地防治这些病症的解毒剂。他还指出,由于担心坏血病,远航亚洲的荷兰船员们经常食用经过提炼的茶叶,就像“伴着醋、油和胡椒的色拉,其味道并非让人难以接受”。<sup>⑦</sup>

茶叶首次由荷印公司商船输入荷兰后不久,医生们就对其产生浓厚兴趣,著名的莱顿大学

①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的近代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4、136页。

② 吴建雍:《18世纪的中西贸易》,《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12页。

③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的近代化》,第153页。

④ Isaac Commelin, *Begin ende voortgangh van de Vereenighde Nederlandsche Geoctroyeerde Oost-Indiesche Compagnie*, dl. 2, Amsterdam: Jan Jansz., 1646, p. 102.

⑤ 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Copenhagen: Danish Science Press, 1958, p. 215.

⑥ J. Bontius, *Historiae naturalis & medicae Indiae Orientalis liber sextus*, in Gulielmi Pisonis, *De Indiae utriusque re naturali et medica*, Amsterdam: Apud Ludovicum et Danielelem Elzevirios, 1658, pars 3, pp. 87-89.

⑦ P. Baldaeus, *Naauwkeurige beschryvinge van Malabar en Choromandel, der zelve aangrenzende ryken, en het machtige eyland Ceylon*, Amsterdam: J. Janssonius van Waasberge en J. van Someren,

“解剖室”(Theatrum Anatomicum)<sup>①</sup>更是将茶叶当作新奇物种纳入收集品之列。奥托·侯纽斯(Otto Heurnius)教授在该收集品编目中指出,此批于1618年寄自爪哇的茶叶是一种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养胃温肠的精汁。一份登记1622—1628年所获物品清单特别值得一提的记载是,该校曾收到过“一个寄自日本用土封口内藏中国茶叶的大罐子,其外壁刻有如何使用茶叶的字样”。<sup>②</sup>这似乎可以被视为荷兰医学界首启茶叶药性及饮茶效用研究的标志。

荷兰近代早期著名医生之一尼古拉斯·蒂尔普(Nicolaas Tulp)博士,从医学的专业角度极力推荐饮茶。他在1652年的《医学观察》一书中指出,饮茶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对付当时各类流行疾病。他坚信,茶叶非常适于“延长老年人寿命,防止各类不利健康的小病。”<sup>③</sup>此后他始终坚持这一观点。而他积极鼓励饮茶的看法,通过题为《药草茶叶的优良品质及其绝佳功效——来自尼古拉斯·蒂尔普的观察》的小册子被广为传播。<sup>④</sup>此外还有一份数十年后出现的宣传活页,更是以《茶叶的效力》为标题饶有兴趣地列出了茶叶多达26种的“优点”,包括净化气血、清脾解热、温肝降火、祛除噩梦、减少贪睡、平息怒气、制止鲁莽、驱离焦虑、激发智巧、清醒意志、提高记忆,甚至增强性欲而有利于新婚等等。<sup>⑤</sup>当然,宣传活页中所提及的某些“优点”不乏夸大其辞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通俗易懂的内容便于荷兰普通民众对饮茶有益论的认知和接受。1683年斯蒂文·布兰卡特(Steven Blankaart)医生在其书《笛卡尔学术》中,将茶叶描述为“目前我所知道的最为健康的饮料:将该药草的精良叶片浸泡在热水中,啧啧地饮食12—20杯,这样可以稀释净化我们的血气和体液……”<sup>⑥</sup>1693年博物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胡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甚至借助自己研制的显微镜和其他仪器,对茶叶进行过详细观察和实验。他通过在强温加热器中对一份茶叶提取物的蒸发,提取了尽可能多的“叶脉、茶油和嗅盐”,作为检测的基础成分。在这之前他研究过一个“装着茶盐的小瓶子”,这是他得自“一位从东印度回来的先生,在那里(茶叶)是被当作一种有效药物治疗热病的。”范·列文胡克认为茶叶“可以向肾输送大量液体而稀释结石”,因此将其视为一种治疗肾结石的有效药物。<sup>⑦</sup>

最热烈拥护饮茶的人,无疑是被尊称为“茶叶医生”的考内利斯·庞德古(Cornelis Bontekoe)。在《有关绝佳药草茶叶的论述》一书中,他详细解释了茶叶的药性,认为人体几乎每一个部位都受到茶叶的积极影响;饮茶不会导致身体极度消瘦,不会引起战栗或跌倒,不会

① 1672, p. 184.

② 即近代早期的大学用于讲授解剖学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大致呈圆形露天剧场型的房间。其中心设有一张桌子,摆放着人类或动物的解剖体,四周配有若干层内低外高呈圆形、椭圆形或八角形的扶手栏杆,供学生站着学习观察。

③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Leiden, *Archief van Curatoren*, no. 228; Joannes Antonius and James Barge, *De oudste inventaris der oudste academische anatomie in Nederland*, Leiden: H.E. Stenfert Kroese, 1934, pp. 57, 66.

④ N. Tulp, *Observationes medicae*, dl. 4, Amsterdam: Apud Ludovicum Elzevirium, 1652, pp. 400-403.

⑤ Pieter Anton Tiele, *Bibliotheek van Nederlandsche pamfletten*, Amsterdam: Frederik Muller, 1860, no. 7386.

⑥ 此宣传活页长31.5厘米、宽20厘米,约成文于1680年,据其所称是从同时期的中文资料翻译而来,现藏于海牙的荷兰国立图书馆。

⑦ S. Blankaart, *De Kartesiaanse academie ofte institutie der medicynne*, Amsterdam: Johannes ten Hoorn, 1683, p. 192.

⑧ A. van Leeuwenhoek, *Derde vervolg der brieven, geschreven aan de Koninglyke Societeit tot London*, Delft: Henrik van Kroonevelt, 1693, pp. 371, 384, 387.

对男女的生育能力造成不良影响,对人的脑、眼、耳、嘴、喉、胃、肠、肾、胸腔、血管、膀胱及气肺等部位都有疗效。<sup>①</sup>关于茶水泡制过程及其使用目的,他不仅给出必要提示,而且在后来出版的小册子《茶叶的用法及滥用》中也做了进一步解释。<sup>②</sup>庞德古通过一系列相关著作极力宣传饮茶的好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茶叶在荷兰逐渐广为人知,并成为受人喜爱的日常饮料。他因而在荷兰赢得了应有的声誉,受到饮茶爱好者的广泛尊敬。人们对庞德古以及对茶叶功效的赞美,甚至被编入当时的诙谐诗歌,例如1697年出版的《快乐新娘的客人》:“庞德古,谦恭的写茶作家,因其勤奋谨慎、知足常乐,而常常被我们想起。他向我们推荐茶叶,因为它是源自东方土壤最健康的完美药草。茶叶,对,就是茶叶,必须被我们赞扬,被视为身体的最好医生……”<sup>③</sup>不难想象,通过这样朴实易懂的通俗文学形式向普通大众宣扬、灌输医学专家力荐饮茶的观点,在当时必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但是,庞德古因不合常规的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而受到许多同行的奚落和攻击。在开始饮茶之前非常胖的他,曾声称每天中午都习惯饮茶多达100—200杯。很少有同行会轻易相信这一说法,且不久后有人甚至怀疑他因收取荷印公司的好处费而鼓吹喝茶。这位备受争议的医生1685年在柏林供职期间不幸从楼梯上摔下而死,年仅38岁。在荷兰,人们对此悲剧津津乐道了很长时间。一篇1698年的期刊文章曾对其死因做过有趣评述:“自然主义者和博物学家认为,一个人如果完全遵守饮食规律的话,就不会这样死去。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楼梯上滑下摔断脖子的原因。他凭自己的喜好滥用茶叶。频繁饮茶让他的体液枯竭,以至于在迎风走向别人的时候浑身关节就像响板一样咯吱咯吱地响。”<sup>④</sup>

当然,在荷兰绝大多数医生对饮茶持赞成态度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反对论调,认为温性饮料对人体健康绝对有害。1705年,法国医生丹尼尔·邓肯(Daniel Duncan)在鹿特丹出书发表“温性饮料不利健康”的理论。<sup>⑤</sup>20年后,荷兰著名旅行家弗兰科伊斯·瓦伦汀(François Valentijn)指出,在他曾居住过相当长时间的亚洲热带地区,茶叶的确可能会对人体发挥良好的作用,但是在“已经拥有很多水和饮料”的荷兰,这或许值得商榷。他还认为饮茶会使体瘦之人严重脱水,肠道萎缩,并且强烈建议有“气喘”和“虚脱感”的人不要饮茶。<sup>⑥</sup>甚至连著名医生赫尔曼·布尔哈佛(Herman Boerhaave)也不赞成饮茶。他曾提议,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并不是茶叶特性本身,而是经常喝热饮料这一事实。<sup>⑦</sup>紧随此观点,整个18世纪也不时传出“温水饮料弱化肠胃”的告诫之声。有人甚至认为,“具有丰富营养的啤酒”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解

① 参见 C. Bontekoe, *Tractaat van het excellenste kruyd thee*, 's-Gravenhage: Pieter Hagen, 1678.

② 参见 C. Bontekoe, *Gebruik en mis-bruik van de thee*, 's-Gravenhage: Pieter Hagen, 1686.

③ J. Jonker, *De vrolyke bruidlofs gast: Bestaande in boertige bruidlofs levertjes, en vermaakelyke minnedigten*, Amsterdam: D. van den Dalen en A. van Damme, 1697, pp. 423-424.

④ Hendrik Doedyns, ed., *Haegse Mercurius*, 's-Gravenhage: Gillis van Limburg, 2 april 1698.

⑤ 参见 D. Duncan, *Avis salutaire a tout le monde, contre l'abus des choses chaudes, et particulièrement du café, du chocolat, & du thé*, Rotterdam: Chez Abraham Acher, 1705.

⑥ F. Valentijn, *Zaaken van den godsdienst op het eyland Java ... mitsgaders een verhaal der zaaken van China*, dl. 4, Amsterdam: van Wijnen, 1726, p. 17.

⑦ H. Boerhaave, *Elementa chemiae*, dl. 2, Lugduni Batavorum: Apud Isaacum Severinum, 1732, p. 24.

渴，特别是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时候。<sup>①</sup>

19 世纪，荷兰医学界的饮茶有害论开始日渐式微，而早期始于蒂尔普和庞德古赞成饮茶的声音越来越盛。1825 年，考内利斯·A. 伯格马 (Cornelis A. Bergsma) 在研读大量有关茶叶药性著作的基础上，以饮茶的历史及意义为主题完成了其博士论文。<sup>②</sup> 此外，1827 年著名医生 J. B. 萨瑟努斯 (J. B. Sassenus) 也曾出书详细评介茶叶的优点及其非凡的医学价值，认为茶叶对大众健康的益处极大，应当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sup>③</sup> 此时，绝大多数荷兰医生都已清醒地认识到，茶叶含有一定剂量的咖啡因和茶碱，对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有着刺激作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心脏的功能，因此确实对人体机能起到积极的影响和作用。<sup>④</sup>

荷兰饮茶有益论在与饮茶有害论长达数百年争论中胜出，其意义深远。特别是医学界通过科学实验证明茶叶药性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结论，使得广大民众最终信服这一新兴饮料的效用并纷纷饮用，这对饮茶习俗的逐步普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

### 三、茶叶——荷兰人的日常饮料

17 世纪初开始输入荷兰而纯粹作为药物被推荐饮用的茶叶，在以后的岁月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广受各阶层民众喜爱的日常饮料。

1640 年左右，对茶叶备感兴趣的少数富裕阶层开始尝试这一来自远东的奇特饮料。海牙宫廷的达官贵人及以阿姆斯特丹附近小镇默伊登 (Muiden) 为聚集地的“默伊登圈子”里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成为首批品茶者。<sup>⑤</sup> 在阿姆斯特丹，第二代饮茶爱好者包括艺术家彼得·德·格拉夫 (Pieter de Graaff)。他在日记中提到，其在海牙的兄弟 1676 年用一瓶 1.25 荷兰磅的茶叶换回了 5 枚银质纪念币；同一年，他从一个商人那里获得“一瓶估计有 2 磅的茶叶和两个小圆茶杯……”<sup>⑥</sup> 阿姆斯特丹市长尼古拉斯·维泽恩 (Nicolaas Witsen) 于 1694—1714 年间定期给该市戴文特·雅典娜 (Deventer Athenaeum) 学校的教师海斯贝特·库珀 (Gijsbert Cuper) 寄送茶

① Joannes Grashuis, “Verhandeling van het kolyk van Poitou,” in *Hollandse Maatschappij der weetenschappen te Haarlem*, ed., *Verhandelingen uitgegeeven door de Hollandse Maatschappij der weetenschappen te Haarlem*, dl. 4, Haarlem: F. Bosch, 1758, p. 554; J.O. de Haaze, “Bericht van de gelegenheid van Terneuzen en Axel, haare natuurlyke gesteldheid, levenswyze der inwoonderen enz.,” in Anonymous, *Verhandelingen van de natuur- en geneeskundige correspondentie-societeit in de Vereenigde Nederlanden*, dl. 1, 's-Gravenhage, 1783, p. 53.

② 参见 C. A. Bergsma, *Dissertatio inauguralis botanico-medica, de thea, quam...*, Utrecht: J. Altheer, 1825.

③ J.B. Sassenus, *L' excellence du Thé, et de ses vertus etonnantes dans la medecine*, Anvers: Svo., 1827, p. 1.

④ J. H. P. Jonxis, “Koffie, thee en chocolade in de geschiedenis,” *Voedingsnieuws*, no. 33, 1962, pp. 292-295.

⑤ 处于荷兰共和国“黄金时期”的 17 世纪后半期，一群在艺术和科学上较有造诣的荷兰人在默伊登城堡定期聚会，品茶论事，其中以诗人兼作曲家康斯坦汀·惠更斯 (Constantijn Huygens) 等人较为著名，这群著名人士当时被俗称为“默伊登圈子”。参见 Paul Zumthor, *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3.

⑥ *Gemeentearchief Amsterdam*, inventaris no. P.A. 76, no. 196.



叶,其中包括“一小瓶品质上佳的武夷茶和白毛峰”。<sup>①</sup>茶叶最初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引起兴趣,这也要归功于那些以茶叶为主题的拉丁和希腊式颂诗。1685年,彼特勒斯·弗朗修斯(Petrus Francius)作诗将茶叶颂扬为真正“甘露”,而十年后皮埃尔·丹尼尔·侯特(Pierre Daniel Heut)也在其《茶之歌》中对茶叶大加称赞。<sup>②</sup>

茶叶几乎同时受到阿姆斯特丹贵族阶层和海牙上流社会的广泛欢迎。我们很难确定荷兰王室何时开始品茶,但保留至今的王宫财产清单目录显示,1625—1647年在位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遗孀阿玛莉亚·范·索姆斯(Amalia van Solms)当时已经拥有一大批茶器收藏品,其中包括“一只金茶罐、一只银茶罐和一把印度小银茶壶”,以及一定数量的瓷器,如“一把大瓷茶壶”和“一只带棱纹的小茶瓶”。<sup>③</sup>

我们可以较详细地了解荷兰贵族代表——惠更斯(Huygens)家族品用茶叶的历史。康斯坦汀·惠更斯二世(Constantijn Huygens Jr.,著名政治家及编年史学家)1664年1月17日从海牙写给其兄克里斯迪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及钟表专家)的信中提到,他向后者寄送了茶叶并建议每日晚餐后喝点茶。自那时起,其兄再无牙痛之疾。同年,他接到巴黎的一份请求,让其在阿姆斯特丹或海牙寻购“一个配备齐全能煮茶品茶的盒子”,以作为礼物献给波兰国王。<sup>④</sup>康斯坦汀的表兄弗兰科伊斯·卡农(François Caron)也喜好饮茶。他是荷印公司股东之一,1638—1641年间曾担任荷印公司驻日本长崎出岛商馆的馆长(opperhoofd)之职。<sup>⑤</sup>其妻子康斯坦夏·布丹(Constantia Boudaen)和女儿在他死后移居巴黎。孔纳特·德诺斯特(Coenraet Droste)在其个人传记中曾提到,他在1680年秋逗留巴黎期间,曾到康斯坦夏·布丹家喝过几次茶。<sup>⑥</sup>在惠更斯家族日记中的较后时期也出现过有关饮茶的陈述。1677年康斯坦汀·惠更斯二世在布雷达(Breda)居住,期间他于3月27日晚餐后到其侄儿祖留斯(Zuerius)家喝茶。<sup>⑦</sup>1694年2月3日早晨,惠更斯二世抵达英国哈维奇(Harwich),其众多行李中还包括要送给英国女王玛丽二世(Queen Mary II)的“一小箱茶叶”。<sup>⑧</sup>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上等茶叶在欧洲王室社交圈中甚至被当作贵重礼物。

如今我们只能粗略估算荷兰较富裕阶层兴起饮茶的时间。譬如,康斯坦汀·惠更斯于1673

① Johan Fredrik Gebhard, *Het leven van Mr. Nicolaas Cornelisz. Witsen (1641-1717)*, dl. 2, Utrecht: J. W. Leeftang, 1882, p. 346.

② 参见 P. Francius, *Petri Francii in laudem thiae Sinensis anacreontica duo*, Amsterdam, 1685; P. Daniel Heut, *Poemata, latina et graeca*, Utrecht: Guilielmi Broedelet, 1649.

③ S. W. A. Drossaers and Th. H. Lunsingh Scheurleer, *Inventarissen van de inboedels in de verblijven van de Oranjes en daarmee gelijk te stellen stukken 1567-1795*, dl. 1,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74, pp. 244, 249-250, 309.

④ C. Huygens, *Oeuvres complètes de Christiaan Huygens*, dl. 5,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893, pp. 17-18.

⑤ G. Schlegel, "First Introduction of Tea into Holland," *T'oung Pao*, vol. 1, no. 5, 1900, p. 469.

⑥ Robert Jacobus Fruin, ed., *Overblyfsels van geheughenis, der bisonderste voorvallen, in het leeven van den Heere Coenraet Droste*, dl. 1, 2, Leiden: Brill, 1879, pp. 167, 438.

⑦ C. Huygens Jr., *Journal van Constantijn Huygens, den zoon, gedurende de veldtochten der jaren 1673, 1675, 1676, 1677 en 1678 (handschrift van de Koninklijk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te Amsterdam)* (Werken: Historisch Genootschap, no. 32), Utrecht: Kemink & zoon, 1881, p. 145.

⑧ C. Huygens Jr., *Journal van Constantijn Huygens, den zoon, van 21 October 1688 tot 2 Sept. 1696 (handschrift van de Koninklijk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te Amsterdam)* (Werken: Historisch Genootschap, no. 25), dl. 2, Utrecht: Kemink & zoon, 1877, p. 312.

年12月31日所写赋诗《饮茶医生》给人的印象是，当时应当已存在大众迷上饮茶的说法。<sup>①</sup>在1675年之前，是否如惠更斯所言已经出现大规模的茶叶消费，这一点还值得商榷。这种现象可能在一些最富裕家庭中出现，但其中产阶层中的形成则显然是在1680年之后。而在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情况则不同，这主要是因为该地荷兰殖民者很早就从华人那里接触到饮茶之习。包道斯早在1672年就指出，在那里茶叶被荷兰民众，特别是女士们错误饮用，他们随性大量饮茶，且习惯于饭后饮用，同时还伴吃甜点。他认为这些都是不正确的。<sup>②</sup>但无论如何，作为亚洲殖民地与荷兰本土之间的联系人，他们成为日后推动荷兰本土饮茶习俗普及的重要力量。

然而，正如瓦伦汀记载的一段轶事所反映的，该时期荷兰本土普通百姓几乎还不完全了解这一新兴饮料。他在1726写到，“曾记得1670年在多德雷赫特（Dordrecht）人们还根本不知道茶叶。范·登·布鲁克（Van den Brouke）和D. 德·莱奥纳迪斯（D. de Leonardis）等先生是将其带到该地的第一人。当时我们抱着厌恶的态度对待这一‘干草水’，而现如今即便是小孩们都喜欢上了它……”<sup>③</sup>1680年后饮茶快速普及起来，前述庞德古的著述对此无疑贡献极大。此后布兰卡特在1683年宣称茶叶在荷兰已成为一种大众饮料，而那些出于偏见而反对喝茶的人在习惯其味道后会迅速改变态度，有时甚至会成为最积极的饮茶爱好者。<sup>④</sup>

至17世纪末，虽然偏高的价格使得大多数荷兰人认为茶叶是一种奢侈品，但绝大部分人都已了解饮茶时尚。<sup>⑤</sup>1750年代后，随着荷印公司最后一次成功重组对华贸易的经营方式，该公司的茶叶输入量大增，同时也由于广州茶叶价格的下调以及荷兰国内走私茶叶的存在，茶叶在荷兰的售价普降。与此同时，荷兰各级别的技工和劳工的日工资稳步增长，他们的购买力从而得到提高。<sup>⑥</sup>这些都从客观上促使普通荷兰人有足够的条件喝得起茶。而到18世纪末，甚至最贫困的人家也习惯喝茶了，结果荷兰四分之三以上的啤酒厂走向衰退，而人们在1700年前的十年里还仍然时常要为茶叶支付高昂费用。<sup>⑦</sup>现在我们很难再清晰勾勒出近代荷兰茶叶售价的变化历程，因为茶叶价格波动巨大，这一方面与各品种茶叶之间的估价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茶叶的供应有时较不稳定。中国市场的意外波动，或者荷兰商船在航程中时而出现在的不幸，都有可能使得获取茶叶变得困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有可能因为特定的原因而导致茶价在某些年份的剧降。如1719年奥斯坦德（Ostend）商人由于在广州过量采购茶叶而不得不在欧洲

① J. A. Worp, ed., *De gedichten van Constantijn Huygens, naar zijn handschrift uitgegeven*, dl. 8, Groningen: J. B. Wolters, 1893, p. 104.

② P. Baldaeus, *Naauwkeurige beschryvinge van Malabar en Choromandel*, p. 183.

③ 而瓦伦汀本人则于1681年从一名在东印度传教的牧师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饮茶，其留给他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参见 F. Valentijn, *Zaaken van den godsdienst op het eyland Java ...*, p. 18; F. Valentijn, *Keurlyke beschryving van Choromandel, Pegu, Arrakan, Bengale, Mocha ...*, dl. 5; I, Dordrecht-Amsterdam; Joannes van Braam, Gerard onder de Linden, 1726, p. 190.

④ S. Blankaart, *De borgerlyke tafel, om lang gezond te leven ...*, Amsterdam; Jan ten Hoorn, 1683, p. 84.

⑤ 在荷兰北部省份直到1740年左右茶叶仍被用作药物，此前那里的人们仅是极少地将其当做日常饮料。参见 Jacobus Scheltema, *Geschied- en letterkundig mengelwerk*, dl. 4, Utrecht; J. G. van Terveen & zoon, 1830, p. 210.

⑥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1757-1781*, pp. 127-133; Peter Razzell, *Essays in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London; Caliban Books, 1994, p. 12.

⑦ Elias Luzac, *Hollands rijkdom, behelzende den oorsprong van den koophandel, en van de magt van dezen staat ; ...*, dl. 4, Leiden; Luzac & van Damme, 1783, p. 119.

进行倾销,这使得1722年荷兰茶叶在欧洲市场滞销,阿姆斯特丹甚至出现沿街贱卖茶叶的惨象。<sup>①</sup>所以说,饮茶习俗最终能够在荷兰普及开来,与茶叶贸易随着茶叶价格的下降及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从最初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大众品贸易,以及荷兰普通民众消费购买力的提高,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8世纪后半叶开始,普通人家习惯在午餐后不久饮茶,而较富裕家庭的饮茶时间则移至午后末尾。例如,工匠们通常在午饭后即饮茶,但中产阶级的饮茶时间则为三点半、四点或四点半。<sup>②</sup>与此同时,人们除了傍晚喜欢喝茶或咖啡外,早餐前或早餐时喝茶的习惯也逐渐出现。<sup>③</sup>富有家庭去茶叶店购茶的任务主要是由家庭主妇们承担,她们一般回家后再将沏茶前的准备工作交由女佣们去做。<sup>④</sup>后者先在厨房灶炉或在房间里的壁炉上将烧水壶装好支上沸煮,接着将沸水倒入架在暖火炉上的茶壶里。当人们习惯将昂贵的银器或瓷器茶具放置在三脚小圆茶桌上时,暖火炉有时会被小心地放在桌旁地上。当客人抵达、茶水煮好时,茶桌上精致的茶叶盒里一定数量的不同品种茶叶首先会被挑选尝试,为此客人们使用小茶壶和茶杯。<sup>⑤</sup>然后需要选择自己想喝的茶叶并告诉女主人,后者再给客人换上大一点的茶杯。<sup>⑥</sup>接下来,主、客们便开始品茶聊天。

#### 四、荷兰茶叶店铺及茶叶税

由于与医学知识的密切关系,在最初较短时期内茶叶仅是通过药铺销售给荷兰民众。<sup>⑦</sup>当茶叶在17世纪逐步被当作日常饮料使用时,其销售便成为一门特殊生意。茶叶进入荷兰经由拍卖后,主要进入两个分销渠道:其一为国内销售,其二是向他国再出口。<sup>⑧</sup>就国内销售而言,这牵涉到茶叶经销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和店主。经销商通过竞拍获得茶叶,然后将其转卖给店主,后者再销售给普通民众。需要指出的是,店主可能直接向批发商购茶,但批发商通常是先将茶叶卖给一般不参与竞拍的零售商,再由后者出售给店主。根据荷兰政府规定,在街上向普通民众销售茶叶是被禁止的,而普通民众只能通过店铺购买茶叶。<sup>⑨</sup>这些茶叶店铺存在于荷兰各大城镇,相关信息可从1749年莱顿(Leiden)一份档案记载中窥知。登记在册的数据显示,当时的莱顿拥有既卖咖啡也卖茶叶的店铺50家,以及专门的茶叶店5家、咖啡店100家,同时还

①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vol. 1, p. 147; Christiaan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p. 20.

② Johannes le Francq van Berkhey, *Natuurlyke historie van Holland*, dl. 3, Amsterdam: Yntema en Tieboel, 1773, p. 1537.

③ Isabella Henriette van Eeghen, "Een Amsterdamse bruiloft in 1750," in *Jaarboek Amstelodamum* 50, 1958, p. 153, 163.

④ 只有极少数已婚男人亲自去茶叶店购茶,尽管这一现象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B. de Haan, *Memorieboek van Pakhuismeesteren*, p. 7; Abram de Vri, *Thee-geselschap, gehouden tusschen eenige juffrouwen*, Groningen: Sander Wybrantz, 1702, p. 7.

⑤ Gilles D. J. Schotel, *Letterkundige bijdragen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den tabak, de kof-fij en de thee*, 's-Gravenhage: P. H. Noordendorp, 1848, p. 191.

⑥ "Wat er al zoo in een burgerhuis van de 17e eeuw te vinden was," in *De oude tijd*, Haarlem: A. C. Kruseman, 1869, p. 331.

⑦ 转引自 Joh R. ter Molen, *Thema thee*, p. 44.

⑧ 有关茶叶从荷兰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参见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1757-1781*, pp. 141-142.

⑨ Liu Yo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pp. 131, 133.

有 23 名销售咖啡、茶叶或其中之一的男女个体商贩。<sup>①</sup> 这些店铺数量，对于在 18 世纪中期城市经济处于衰退阶段、居民数量只有 36000 人的莱顿而言，其密度应该算是比较大的。由此判断，莱顿市民对茶叶、咖啡的热爱程度应该很高。

自 1752 年起，在乌特勒支（Utrecht）的所有茶叶和咖啡销售商必须如实登记其姓名和地址。在正式名单上的人多数为批发商，而持牌供应商则属少数。咖啡店的称谓远远多于茶叶店，但这并不意味着咖啡店多于茶叶店，因为在同一个店铺里极有可能同时销售这两种商品。<sup>②</sup> 一般来讲，大部分茶叶店很容易通过一个装饰恰当的外挂顶灯或牌匾来识别。上面可能标有一些图案，如一只大茶罐或一棵小茶树等，同时也会用到带有“茶和咖啡”字样袋子的物品为标志。<sup>③</sup> 有时，在店面遮篷上还会写上一些引人注目的文字，如 17 世纪末，曾有人在阿姆斯特丹老莱利街（Oude Leliestraat）的“两个茶瓶”（De Twee Thee-Flessen）茶叶店门前，看到过几行趣味十足的诗体字句：“如果你看到好茶，请不要错过，看一看、闻一闻、尝一尝，直到满意，并捎上一些！”<sup>④</sup>

虽然食杂店及晚些时候出现的自助商店和大型商场大批转向销售预先包装好的茶叶，但在荷兰至今仍然留存着许多历史悠久的传统式茶叶店，它们通过古朴的内部装饰而拥有一份独特的历史魅力。下面这个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地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式茶叶店在荷兰的发展历程。

早在 1769 年，假发制造商雅各布斯·范·德尔·克里克（Jacobus van der Kreek）在莱顿城里临近芭芭拉巷（Barbarasteeg）的霍格伍德小街（Hoogewoerd）南边开了一家名叫“三叶草”（Het Klaverblad）的店铺，销售茶叶、咖啡和其他各种杂货。在该店外墙上固定着一个设计成木制小茶箱的招牌，上面印着“VOC”的商标图形，以表明该店铺拥有荷印公司茶叶的专营权，这是其向荷印公司付费所获的商标使用权。1800 年雅各布斯·范·德尔·克里克去世，其生意由长女伊丽莎白·玛莉亚·范·德尔·克里克（Elisabeth Maria van der Kreek）继承。之后又被伊丽莎白·玛莉亚的侄女继承，接着再传到莫肯布尔（Molkenboer）家族手中，而该家族以此店继续销售茶叶和咖啡。现如今，过往行人仍然可以看到这一显目的黄色招牌悬挂在该店铺两个大窗户之间的上方，写着同样的名字“三叶草”。经过 240 多年的岁月洗礼，“三叶草”店铺已成为荷兰现存最古老的茶叶店。<sup>⑤</sup>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现存史料中获得近代茶叶店所拥有的资产及其所卖货物的相关信息。据记载，1818 年 4 月 3 日，在阿姆斯特丹曾公开拍卖过逝者约翰娜·阿波罗尼亚（Johanna Apolonia）的家产，包括其“店铺设备，以及茶叶、咖啡等货物”。一份保留至今的拍卖清单详细列出了其生前所开茶叶店的资产状况及其所卖货物，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两块外挂招牌、多只店铺灯盏、数把锡制茶壶、少许秤盘及砝码、四个小茶箱、两个小茶罐，此外还有共计 80

① 转引自 Joh R. ter Molen, *Thema thee*, p. 44.

② *Gemeentearchief Utrecht*, inventaris 2, no. 354, 23 april 1755.

③ Jacob van Lennep and Jan ter Gouw, *De uithangteekens in verband met geschiedenis en volksleven beschouwd*, dl. 1, Amsterdam: Gebroeders Kraay, 1868, p. 118. 在斯希丹城市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 Schiedam）至今仍收藏着 1899 年受捐的 18 世纪末该市茶叶店“绿茶树”（De Groene Theeboom）的店匾，长 98 厘米、宽 75 厘米、厚 1.5 厘米。

④ Hieronymus Sweerts, *Het derde deel der koddige en ernstige opschriften*, Amsterdam: J. Jeroense, 1718, p. 103.

⑤ 有关“三叶草”店铺历史沿革的所有资料，均来自本文作者 2005 年对当时店主 Marion de Vries-Jacobs 女士的访谈。

磅的各类剩余茶叶。<sup>①</sup>

近代荷兰茶叶店又是如何经营的呢?一般来讲,当一个客户进店买茶时,店主首先会向其推荐、展示各类茶叶的样品。接着,客户会习惯性地 will 一些茶叶片放入口中咀嚼。经品尝后,店主或店员一般在隔壁房间里用客户所选茶叶泡上一壶茶水,让其喝上几杯品品味道。品茶一般使用特制的小翘嘴泡壶,有些是店里提供的,也有些是老客户自己带来的。

为了更好地宣传店中所卖茶叶,18世纪的荷兰茶叶店已出现在包装纸和包装小袋上印制各种各样的售茶广告。1730年,阿姆斯特丹旧区卡佩尔巷(Oudezijds Kapelsteeg)中的“老市政厅”(Het Oude Stadhuis)茶叶店主乔安妮斯·克拉默(Joannes Kramer)通过这种方式提示客户,该店以合理价格出售所有种类的茶叶和咖啡豆以及各类烟草,而其合伙人J. P. 范·贝尔根(J. P. van Bergen)则在瓦姆斯街(Warmoesstraat)出售同类产品以及各类食杂货物和烈性饮料。<sup>②</sup>从19世纪末开始,茶叶库房和茶叶包装生产厂也通过张贴海报广告的方式吸引客户。阿姆斯特丹的布兰兹玛(Brandsma)公司较早时候就已认识到广告的重要性,并在1890年举办过一次很出名的广告海报设计大赛。为了使这次竞赛具有国际化特征,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和柏林各设一个评委会,评估参赛作品的水平。评委会由众多著名艺术家及其他各类专家组成。最终,阿姆斯特丹和柏林评委会分别收到300件和150件来自欧洲各国的参赛作品。两个评委会各设一份价值150荷兰盾的一等奖,其中阿姆斯特丹的一等奖由荷兰画家埃扎德·柯宁(Edzard Koning)获得,而柏林的一等奖则颁给了荷兰艺术家M. A. J. 鲍尔(M. A. J. Bauer)。此外,公司老板E. 布兰兹玛(E. Brandsma)本人还专门设立了一项特别奖,依据作品广告的实用性而非纯艺术欣赏性来奖励最佳作品。此奖项获得者是荷兰人威特坎普(E. S. Witkamp)和N. 范·德尔·瓦伊(N. van der Waay)。所有获奖作品及大赛的总结说明被印在一份海报上。另一份有关威特坎普和范·德尔·瓦伊获奖设计的单独宣传册则被广为传阅,此设计所展现的画面是在一种充满18世纪中国风格的氛围里,一位穿着中式服饰、撑着油纸伞贤淑秀丽的荷兰女士手端茶碟杯,立于一张中西混合风格的茶桌后面。<sup>③</sup>根据同时期其他公司依照这一主题衍生出其他大量广告题材的事实,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当时的人们已普遍认为这一带有浓厚中国风格的异国情调设计最适用于茶叶广告,足以推高荷兰民众的购茶欲望。

如同咖啡、巧克力等外来消费品,茶叶在荷兰也是要被征税的。自17世纪90年代开始,茶叶销售和消费都要向政府缴税。1691年9月,荷兰政府发布法令称,由于抵抗法国入侵,政府不得不向国民增收附加税,这是因为荷兰为抵抗敌国入侵而要花费巨资武装军队和大量扩充战舰,从而对荷兰国库的消耗巨大。<sup>④</sup>1692年3月15日开始实施的税收新办法规定,“所有在自家屋子里、花园或其他地方饮用咖啡、茶、巧克力、果汁、矿泉水、柠檬水或其他需要以水、乳浆或牛奶并配以鼠尾草或其他香料的类似饮料”的国民必须如实缴纳相应税款;而那些涉足茶叶、咖啡及巧克力销售的人,与为盈利而在自家场所提供这些外来饮料的人遵守相同的缴税规定。<sup>⑤</sup>

① Gemeentearchief Amsterdam, notaris archief 17435, no. 114.

② Gemeentearchief Amsterdam, bibliotheek no. 40.03.012.24, 61.01.016.33.

③ Jan Dirk Christiaan van Dokkum, “Oude reclamekunst,” in *Elsevier's geïllustreerd maandschrift* 42 (jaargang 21), Amsterdam, 1911, pp. 119-120.

④ Jacobus Scheltus, *Groot placet-boek, vervattende de placaten, ordonnantien ende edicten van de ... Staten Generael der Vereenigde Nederlanden, ende van de ... Staten van Hollandt en West-Vrieslandt, mitsgaders van de ... Staten van Zeeland*, dl. 4, 's-Gravenhage: P. Scheltus, 1705, p. 713.

⑤ Historisch Museum Rotterdam (HMR), *Collectie Atlas van Stolk* 3873, “Quotizatie biljet op de coffy,

根据按荷兰人的贫富差距划分的税种，此附加税为每年 6—15 盾不等。1724 年又根据茶叶的总销售量，改成 4—15 盾不等。<sup>①</sup> 如果一个人发誓在过去一年里其在家独自或与其他人一起从未用过上述任何饮料，那么他就可能免缴此税。据说，许多荷兰人递交了请愿，其理由是自己被划入太高的行列或他们由于捉襟见肘的境况而根本就不可能消费得起咖啡和茶叶。例外的是，根据 1693 年 3 月 31 日荷兰议会的一项决议，莱顿大学教授在茶叶、咖啡和巧克力消费上免交此税。决议对此给出解释，即是议会对莱顿大学教授所提诉求的回应。<sup>②</sup> 至于教授诉求的具体理由，则不甚清楚。

经销商比店主少缴茶叶销售税，但店主获准同时销售茶叶和咖啡时只需缴纳单份税额。根据 1776 年的一份政府法令，当时店主须根据其生意的业务量来缴纳茶叶销售税：年销售 2000 磅或以上缴 25 盾，1200—2000 磅以下缴 15 盾，480—1200 磅以下缴 6 盾，200—480 磅以下缴 4 盾，200 磅以下缴 2 盾。<sup>③</sup> 而到 1791 年，针对店主的征税标准更加细化：年销售 200 磅以下缴 2 盾，200—500 磅以下缴 4 盾，500—1200 磅以下缴 6 盾，1200—2000 磅以下缴 15 盾，2000—3000 磅以下缴 25 盾，3000—4000 磅以下缴 31.1 盾，4000—5000 磅以下缴 40 盾，5000—6000 磅以下缴 50 盾，6000—10000 磅以下缴 60 盾，10000—20000 磅以下缴 80 盾，20000 磅或以上缴 100 盾。<sup>④</sup> 荷兰政府关于茶叶销售税征收标准的变化，反映了上述时期内茶叶在荷兰的销售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从而说明荷兰人的茶叶年消费量不断增加以及饮茶现象逐渐普及。

## 五、饮茶习俗对荷兰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有关近代荷兰人社会生活的档案、文献显示，17、18 世纪，茶叶如同酒类和咖啡那样已经慢慢渗透到荷兰人的社交、娱乐、文艺等日常活动当中，被人们在各种场合习惯性饮用。<sup>⑤</sup> 随着饮茶习俗的不断普及，其对近代荷兰人的社会生活发挥了许多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17 世纪，海牙市政府每年召集一次社区免费聚餐，以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根据保留下来的聚餐所付账单，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所消费的饮食种类。1679 年就餐者曾消费茶叶、烟丝等。此后，他们得到大致类似的饮食，1708 年除武夷茶外甚至还喝到绿茶。1721 年王室街区（Hofbuurt）建成时，举行的落成典礼免费聚餐活动还特意提供了在中国专贡皇室的茶中极品“宫廷贡绿”用于招待。<sup>⑥</sup> 这些有关茶叶在近代海牙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中被利用的例子，很好

① thee, chocolate &c., 1734”; Gerrit van Rijn and C. van Ommeran, eds., *Atlas van Stolk te Rotterdam : Katalogus der historie, spot-en zinneprent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van Nederland, verzameld door Abraham van Stolk*, dl. 5, Amsterdam: Frederik Muller & Co., 1901, p. 135.

① Brabants Historisch Informatie Centrum, *Plakaten 2237*, 's-Hertogenbosch, 1 oktober 1724. 此税项根据每户家庭年收入按比例征收：年收入低于 4000 盾的缴 4 盾，4000—10000 盾以下的缴 6 盾，10000—20000 盾以下的缴 12 盾，20000 盾及以上的缴 15 盾。

② “Acta Senatus anno 1693 Rectore Magnifico D. Philippo Reinhardo Vitriario,” in Philipp Christiaan Molhuysen, ed., *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der Leidsche Universiteit*, dl. 4, 's-Gravenhage: Nijhoff, 1920, p. 109.

③ Brabants Historisch Informatie Centrum, *Plakaten 1607*, 's-Hertogenbosch, 17 mei 1776.

④ Brabants Historisch Informatie Centrum, *Plakaten 2157*, 's-Hertogenbosch, 2 september 1791.

⑤ Gerrit Kalff, *Huiselijk en maatschappelijk leven te Amsterdam in de 17e eeuw*, Amsterdam: Emmering, 1911, p. 91.

⑥ “De 's Gravenhaagsche buurten,” in *Mededeelingen van de Vereeniging ter beoefening der geschiedenis*

地反映了茶叶作为有效服务工具在近代荷兰城市公共治理和社区生活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文学作品来观察茶叶在荷兰人社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1669年在阿姆斯特丹上演的滑稽剧《裴福龙与羊头》中,在被问到主人在哪里时,一位仆人指称“在烟雾缭绕处的茶馆”。该剧另外一处值得注意的情节则是,当时在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De Dam)附近,“出售优质茶叶和咖啡的罗金街区(Rokkin)”已出现众多风格迥异的茶馆。<sup>①</sup>“茶馆”一词,已在17世纪末荷兰政府实施的茶叶及咖啡税的一些相关规定中被经常提及。<sup>②</sup>由此可知,当时生意兴隆的茶馆,不仅丰富了近代荷兰的城市服务业,同时其因销售茶水而缴纳的茶叶税为荷兰国库所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小视。

1701年阿姆斯特丹市民传阅的一本小册子,曾以一种讽刺挖苦的方式描绘了该市某一品茶社团成员奢侈铺张的品茶生活。这本小册子的标题长达近90字,被冠以《使人颓废着迷的咖啡和茶叶世界,包括若干次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及周边地区咖啡、茶叶社团里那些已婚和未婚者之间发生的美妙有趣之事,以及所有以爱喝此类饮料为借口而发生的放荡杂乱之事……》。<sup>③</sup>比较有意思的是,该小册子还记载了同时期出现的士兵野外品茶这一不太寻常的趣事:由于部队士兵们对此时髦饮料同样很感兴趣,所以在最新式野战部队中甚至专为那些不能喝冷饮料的士兵设置“咖啡和茶”帐篷。<sup>④</sup>虽然类似出版物通常也有用词夸张之嫌,却仍能让我们大致了解近代荷兰从普通市民到部队士兵的各阶层人士热衷饮茶以及他们因饮茶习俗的时髦而改变饮食习惯的生动景象。

1710年代荷兰人在公共场合的饮茶经历曾被《令人愉快的海牙之旅》一书生动描述过。该书写到,一行六人乘坐运河拖船,从阿姆斯特丹驶往海牙。途中在莱顿停留数小时,他们在一个客栈里要到了一个安静小房间,以便能在午后一起静静地抽上一管烟、喝上几杯茶打发时间。这些旅行者中,有一位农夫那天至少喝了50杯茶。不言而喻,一壶一壶的茶水被送进他们的房间。更糟糕的是,这位笨拙的农夫在离开之际,竟将其鼓鼓的钱袋放在一只三脚茶桌的一角而将其压翻,桌上的茶壶、茶杯、漱口杯等倾落一地,几乎全碎。非常生气的客栈老板在一份要求赔偿所毁茶器的申明中提到,这些都是当时最精致的瓷器,是其祖母留给他的。<sup>⑤</sup>上述故事中,不排除客栈老板为了高额赔偿金而在索赔申明中故意夸大被毁瓷器价值的嫌疑。但至少我们可以了解到,18世纪早期的荷兰客栈已使用配备齐全的瓷器茶具供顾客饮茶之用,而这些极具异国情调的器具对当时荷兰客栈等服务行业招揽生意帮助肯定不小。

当男士们在咖啡屋、社区俱乐部及其他可能的场所寻求消遣并保持彼此间联系时,女士们则聪明地将茶桌用作她们理想的聚会点。毫无疑问,聚会品茶活动丰富了荷兰妇女日常生活内容,但妇女茶会的兴盛也深受当时许多男权思想极重人士的诟病。大量妇女渴望紧跟饮茶新时尚的现象及其在茶桌上的种种表现,以及为此所遭受的种种指责,自17世纪末也以滑稽有趣的

① van 's Gravenhage 1, 's-Gravenhage: Van Stockum, 1863, pp. 175-177; Gerardus Henri Betz, *Het Haagsche leven in de tweede helft der zeventiende eeuw*, 's-Gravenhage: M. Hols, 1900, p. 114.

② Ysbrand Vincent, *Pefroen met 'et schaaapshooft*, Amsterdam: Gijsbert de Groot, 1684, pp. 8-9.

③ 相关信息可在1692年荷兰政府所颁茶叶销售、消费税征收法令中找到。参见 HMR, *Collectie Atlas van Stolk* 3873.

④ Anonymous, *De gedebaucheerde en betoverde koffy-en thee-weereld*, ... Amsterdam: Timotheus ten Hoorn, 1701, p. 117.

⑤ Anonymous, *De gedebaucheerde en betoverde koffy-en thee-weereld*, p. 477.

⑥ *De vermakelyke Haagsche reize of 't geselschapje van sessen; bestaande in drie heeren, twee juffers, en een boer*, Alkmaar: Simon van Hoolwerf, 1731, pp. 239-263.

方式被编入各类文学作品。滑稽剧《小妇人》更是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剧中，茶友中的一位出席者评论说：“借此药草，小妇人们有机会时常碰面聊天。在茶叶流行之前……她们是如此的胆小如鸡。但现在她们完全改变了，彼此间相互邀请喝杯小茶，而这就需要聚集到一块。当男人们愤愤地责问女人‘你哪里啦？’答复则是轻描淡写的‘去泡茶了’……”<sup>①</sup> 女茶友起初在午饭后两点聚头，这一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改变成 18 世纪中期开始的每日下午五时，即英国人所称的“五时茶”时间。<sup>②</sup> 或许，荷兰人的午后茶时间在其演变过程中受过英国“五时茶”习俗的影响。

品茶新时尚的出现，也极大地刺激了荷兰人对茶器收集以及茶亭兴建的热衷。这一热潮同步于当时欧洲长时间流行的“中国热”（China craze）。如同欧洲其他国家，荷兰在这段时间内对中国的许多方面均十分追捧，对中国艺术风格的痴迷成为荷兰社会令人瞩目的一大时尚。<sup>③</sup>

许多荷兰人通过购买或互换来扩充和完善自己瓷器茶具的收藏内容。所收藏的茶器可谓品种繁多，既有纯粹东方风格的，更有糅合中西（或荷兰）多种风格的。种类及造型方面，既有创意十足的各类茶杯、茶碗、茶壶、茶罐，又有形状各异的大小茶碟、茶托、茶盘和茶几；外表图案方面，所绘制的人、物及风景既可以完全是东方风格的，更可能是中西风格并存兼容的。因为对茶器的酷爱，有些人甚至通过某种极端的方式来达到收藏新颖茶器的目的。《失去的钻戒》一书就对如何因为收集茶器而乱花钱，以至于极度缺钱的故事有过精彩描述：一位女士因为所藏漂亮茶器以及她所泡茶叶的绝佳品质而受到朋友们的赞扬，但这毫无疑问花费了她的所有积蓄。于是她想出了能让这一生活方式继续下去的无奈之举——让仆人将其昂贵的结婚钻戒拿到当铺做抵押，而她却对丈夫撒谎说钻戒丢失了。最终真相大白，她的丈夫原谅了她，但威胁说如果她继续泡茶的话，他就再也不管她的麻烦了。<sup>④</sup> 通过上述对近代荷兰妇女参与茶会以及茶器收藏等活动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的有趣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茶叶在近代荷兰的家庭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视，这些因饮茶习俗的兴起而衍生的私人生活中家庭问题有时甚至会危及夫妻关系和家庭财产。

一些富裕家庭通常都会在其乡间别墅或城墙外的花园里建有专用的茶亭。用“园亭”一词来指称这些类似建筑似乎更确切一些，因为它们在饮茶习俗流行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sup>⑤</sup> 最初，它们一般都装有一个金字塔形的简易棚顶。而在法国统治时期，兴起了圆顶形小尖塔以及使用六边或八边的平面设计，通过让·勒波特（Jean Lepautre）和丹尼尔·马罗特（Daniel Marot）等法裔著名建筑设计师的设计而被荷兰民众熟知。尤其是沿着阿姆斯特丹周围的韦赫特（Vecht）、阿姆斯特（Amstel）和斯帕尔纳（Spaarne）等河流涌现出不计其数的园亭。夏日里，人们可以在这些园亭里邀请招待朋友，与商家洽谈生意，或只是独自品茶欣赏穿梭过往的

① Pieter Bernagie, *De Goe vrouw*, Amsterdam: A. Magnus, 1686, pp. 21-22.

② 18 世纪中期，在轻视午餐的英国，由于早、晚餐间隔太长，使人产生疲惫饥饿之感。为此，英国公爵斐德福夫人安娜时常在下午五时左右饮茶用点，以提神充饥，深得赞许。久而久之午后茶或“五时茶”逐渐形成一种习俗流行开来。Laura C. Martin, *Tea: The Drin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orth Clarendon: Tuttle Publishing, 2007, pp. 175-176.

③ 事实上，欧洲在“中国热”中所追逐的中国风格应被视为装饰和外形上所体现的东西方风格元素的混合。参见 Robert D. Aronson and Suzanne M. R. Lambooy, *Dutch Delftware. Facing East: Oriental Sources for Dutch Delftware Chinoiserie Figures*, Amsterdam: Aronson Antiquairs, 2010, p. 8.

④ “De verlore diamantring,” in Abraham Groenewoud, *Geloofs Hervorming*, Haarlem: Mozes van Hulkenroy, 1719, p. 32.

⑤ Remmet van Luttervelt, *De buitenplaatsen aan de Vecht*, Lochem: De Tijdstroom, 1948, p. 215.



船只。其他地区设在城市老城墙上的园亭同样出名,譬如乌特勒支、弗拉讷克(Franeker)等城市保存下来的早期城墙上仍然存留着一些用于品茶休闲的凉亭建筑。很会享受的荷兰有钱人悠闲时不仅仅是在茶亭里品茶,有时也会前往其乡间田庄的花园,甚至会在沿护城运河与朋友们一起乘船游玩时享用这一清爽饮料。<sup>①</sup>

虽然人们最初根据荷兰本土的洛德维克风格(Lodewijk-stijlen)装修茶亭,但后来逐渐倾向于更具异国情调的设计。此设计源于荷兰人非常喜爱的中国式(China-mode)建筑风格,当然以后也受到了摩尔式(Moorse)建筑风格以及古老的哥特式(Gothic)建筑风格的影响。对此类风格备感兴趣的荷兰人纷纷仿造类似建筑,其例可见于1775年出版的《各类根据中国风格建成的花园合集……》。此书中配有一副绘于1769年的素描,按精确比例展示了当时在迪默(Diemer)或沃特格拉夫斯米尔(Watergraafsmeer)湖上一处乡间别墅里的中式园亭。<sup>②</sup>1792年布鲁克因瓦特兰(Broek in Waterland)小镇为纪念考内利斯·考克(Cornelis Koker)而建的一座茶亭甚至保存至今。<sup>③</sup>此后,1802年盖博特·范·拉尔(Gijbert van Laar)编辑出版的著名专业性杂志《花园装饰》,更是为利用异国风格的茶亭装点当地花园提供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设计建议。此书30年后的再版表明,荷兰人在19世纪依然对这一时尚保持着浓厚兴趣。<sup>④</sup>由上可见,近代荷兰茶亭设计理念的演变过程伴随着荷兰人对中国风格认识的不断加深,而这也应得益于饮茶习俗在荷兰的普及。

## 结 语

17世纪早期茶叶输入欧洲后,饮茶习俗先后在欧洲一些国家兴起,这为近代中欧茶叶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业嗅觉敏锐的荷印公司因看到茶叶销售所能带来的丰厚利润,便开拓性地大力发展对华茶叶贸易,走在了西方对华贸易的前列。荷印公司输入的茶叶不仅满足了本国市场,同时其多余部分也被转销至欧洲其他国家及北美殖民地。荷印公司解体后,荷兰对华茶叶贸易转交给国有贸易公司经营,其规模也逐年下降。至19世纪40年代,随着爪哇、印度及锡兰等地的茶叶开始输往欧洲,中国茶叶在荷兰的市场占有率才急剧萎缩,但荷兰茶叶消费市场整体上仍保持着扩张势头,继续推动着饮茶习俗的普及。总而言之,近代中荷茶叶贸易的发展与饮茶习俗在该国的普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茶叶在荷兰最初不是被当作日常饮料,而是被视为药物使用。在整个近代,荷兰人对饮茶有益还是有害一直争论不休,众多博物学家、医生、大学教授、旅行家等纷纷卷入争论。饮茶有益论者与有害论者之间的争论,其结果就是促使荷兰人逐渐加深对茶叶的客观认识,最终饮茶有益论成为荷兰社会的主流,而一些反对饮茶者也随着对茶叶认识的不断加深而改变态度,

① 参见 Isaak Tirion, *Het verheerlykt Nederland of kabinet van hedendaagsche gezigten ...*, dl. 7, Amsterdam; wed. van Isaak Tirion, 1773.

② *Gemeentearchief Amsterdam*, inventaris no. M 66-13.

③ J. W. Niemeyer, "De koepel of kiosk te Broek en haar tweelingzuster," in Vereniging "Oud Broek in Waterland," *Broeker Bijdragen*, no. 13, Broeker in Waterland, 1977, pp. 71-77.

④ 参见 G. van Laar, *Magazijn van tuin-sieraaden; of verzameling van modellen van aanleg en sieraad, voor groote en kleine lust-hoven, voornamelijk van dezulke die, met weinig kosten, te maaken zijn ...*, Amsterdam; Johannes Allart, 1802-1809; G. van Laar, *Magazijn van tuin-sieraaden ...*, Amsterdam; Jacobus de Ruyter, 1832.

喜欢上此饮食习惯。饮茶习俗在近代荷兰的普及过程有迹可循：首先，王室、达官、贵族及高级知识分子等上流社会开始尝试饮茶；接着，较为富有的中产阶级步随其后，喜爱上这一新兴饮料；最后，饮茶习俗被家庭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平民百姓阶层普遍接受。

随着饮茶习俗的不断普及，茶叶由最初短时期内的药铺出售逐渐改为专营或兼营店铺销售。这些店铺或通过特别的图案、装饰和招牌，或在店前贴出特别显眼的字句，以此来吸引顾客注意该店销售茶叶。在这些店铺里，新老顾客通常可以通过试喝样品来决定是否购买或购买何种茶叶。从18世纪开始，销售茶叶的店铺和茶叶库房甚至已经出现了利用各种方式印制散发的售茶广告，而有的广告甚至将实用性与艺术欣赏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饮茶习俗在荷兰的不断普及。当然，茶叶的销售和消费都得依法纳税，这一法规贯穿于整个近代。

从一开始就被视为高尚消遣的饮茶习俗的普及，丰富了近代荷兰人的社会生活。茶叶在近代荷兰人日常交际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热衷饮茶聚会的妇女甚至借各类茶会时常碰面聊天，从而得以摆脱家庭的束缚而更多地融入社会生活，并借此提升其社会地位。不同时期涌现的以茶叶为主题的各类文学作品，让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了解近代荷兰人的社会生活面貌。在品茶新时尚的带动下，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其他新时尚。新颖茶器的收藏充实了近代荷兰人的文化生活，而荷兰各地因吸取外来建筑设计理念而建别具风格的茶亭，也是对荷兰近代建筑，特别是园林、花园建筑艺术风格的较好补充。

〔作者刘勇，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周学军 责任编审：姚玉民）

consciousnes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Western and Japanese historians of Buddh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influenced Chinese scholars and reveal how the latter responded to these issues and methods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ir own modern research approach in this field. We can thus gain a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paradigms in Chinese academic work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hina.

**The Flagellant Movement in the Black Death in Western Europe (1348–1349)** Li Huacheng (147)

The flagellant movement flourished while the Black Death was raging in Western Europe. It was a collective behavior aimed at salvation through self-flagellation and was influenced by the eschatological theology of millenarianism. While the plague ravaged Europe, a relationship grew u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flagellants that contained differences but also interdependence. However, as the movement grew, it developed anti-church tendencies.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of the periodic nature of the plague outbreak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ovement's religious doctrines and practical effects, its followers began to splinter and grow fewer, providing conditions for their expulsion by the church.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s mode of organization and its radical actions in massacring Jews, etc., had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society, leading to the opposition of the secular power. Under attack from all sides, its decline was inevitable. The flagellant movement reflects the "little tradition" of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 it can give us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f faith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Chinese Tea and the Custom of Tea Drinking in the Netherland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n**

Liu Yong (160)

Chinese tea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Europe in the early 17<sup>th</sup> century by the Dutch. From the early 18<sup>th</sup> century until the 1840s, they dominated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Netherlands, tea at first could only be obtained from a medicine shop. As an excellent medicinal herb for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local diseases, it won favor with the great majority of specialists, but also met with some opposition. Since tea-drinking was so strongly recommended by discerning people, the Dutch gradually accepted the idea that "tea is good for the health." As its price fell, tea was drunk daily, and was sold in specialist shops or alongside other goods. Tea drinking, previously regarded as a high-end leisure occupation, became widespread in all walks of life. On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custom of tea drinking was that it enriched Dutch social life in this period.

---

*Discussion and Remarks*

**The Direction of Legal History Research: Law or History?**

Hu Yongheng (178)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research on Chinese legal history should be more oriented toward legal studies or more oriented toward history. For a long time, the discipline of legal history has fallen within the 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jurisprudence, with its main research force consisting of people trained in legal studies. Such scholars are strong on interpreting history and accustomed to logical deduction, and often take Western legal concepts and theories as the premise for evaluating Chinese law. This means that currently, the main problems with research on legal history are an inadequate founda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West-centrism, and the profusion of modernization paradigms.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rs with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have entered the field of legal history, bringing a breath of fresh air to research in this area. In view of its current weak historical foundation, Chinese research on legal history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 history. With this premise, individual researchers should pursue both leg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and scholar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

---